引狼入室

作者: 我為何讓你走

Powered by 紙言

For You

燦烈突然興起,一手捏着白賢肉肉的下巴,彎下腰親下去"燦..."白賢一開口,燦烈的舌尖便趁機伸進去,燦烈像是上癮般,不斷吸啜着白賢口中甘甜的津液,他靈活的勾弄着白賢的舌尖,與其攪弄着,直到白賢不斷拍打燦烈胸脯之時,燦烈才依依不捨的離開他水潤的嘴唇,彼此之間拉出的銀絲顯然表示不想二人草草了事,"好想和白賢做"燦烈解開衣領,熟練的脫下黑色襯衫,害羞的白賢不斷向後退,直到背後傳來冰冷的感覺,他才意識到自己已經無路可走,燦烈壁咚着白賢,低下頭在他敏感的耳邊訴說着,伴隨說話帶來的温熱氣息在白賢的耳窩裏不斷環繞.白賢越是躲避,燦烈越是猖狂,
"你就繼繼躲啊,看我待會怎樣操死你""燦烈...你不要這樣"白賢的雙手有氣無力地推開着燦烈,對燦烈而言無疑是最好的催情劑,燦烈的大手一下子捉着白賢的纖手,
繼而把靈活的舌頭伸進他的耳窩,緩慢的描繪着白賢耳朵的形狀,淫靡的水聲從耳邊傳來,白賢體內的慾望漸漸被燦烈喚醒,而燦烈修長的手指則在白賢稍有肌肉的身體中四處遊蕩着。

情慾的薰陶下,白賢的乳頭被燦烈咬的又紅又腫,"別再引誘我了,你這個小妖精"燦烈磁性的聲音被情慾覆蓋,他不斷在白賢的脖子和鎖骨上刻下屬於自己的烙印,"嗯...燦烈不要,我明天還要上班,到時候別人會看到的""不要緊啦,我輕力一點就行"燦烈在白賢身上每一處都種上草莓,仿佛要在他的身上留下屬於自己的痕跡,燦烈看了看自己的"傑作"感到滿意,汗水淋灕的白賢缺乏氣力的趴在燦烈的肩膀上喘息,白賢雙頰朝紅,晶瑩剔透的汗水慢慢從額頭上滑到光滑的鎖骨,繼而佈滿整個上身,薄霧亦出現在白賢的眼神裏,因為自己太熱,白賢解開衣服上的兩顆鈕扣,濕透的衣服露出性感的鎖骨,大概是被燦烈突然間的行為嚇到了吧,無辜的眼神刺激着燦烈,很明顯這對他來說是一種誘惑,燦烈下面漲的發疼,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慾望,他狠狠的吻着白賢,想要把他吃乾抹淨的慾望越漸擴大,想要看到白賢在自己身下哭着求饒的想法佔據着燦烈的腦袋,情慾的火花一點一點的敲打著他的腦袋,唇乾,伴上舌燥,強烈的漲痛令他理性的牆壁已經快要崩塌了。

燦烈的雙手開始伸進白賢的衣擺,左手再次挑逗着白賢早已變得紅腫的乳頭,燦烈對着那個可憐的小傢伙又摸又捏,不知為何,白賢的手感總是讓燦烈十分沉迷,甚至上癮,
白賢抽了一口氣,"白白怎麼了?""別...這樣..."燦烈詢問着白賢的同時,左手仍然繼續動作,"放鬆點,別害怕,有我在"燦烈温柔的說着,但手上的力度卻增加着,惹得白賢一陣呻吟,"燦...你...不要這樣...很奇怪..."白賢緊閉着雙眼,半濕的棕色頭髮垂在眼前,讓燦烈難以看清楚藏在眼髮後方的眼神,修長的眼捷毛持續顫抖,乾澀的嘴唇上下開合着,脖子上突出的喉結不斷滾動着,白賢半挺的下身頂着燦烈的下腹,燦烈停止了對白賢乳頭的蹂躪,"白白有感覺了嗎?"小聲的笑了出來,燦烈用空着的手撫上白賢腿間堅挺之物,隔着褲子感受到白賢已經挺立起來了,"燦烈..."這句話像赤裸裸的邀請,也像蛊惑人心的誘惑,白賢不耐煩的扭動着身體,雙腿張得更開,"燦..."燦烈的理智在白賢的引誘下徹底崩解,他跪在白賢身前,用潔白的牙齒緩緩拉下拉鍊,安靜的客廳裏,拉鍊聲顯得特別清晰,被釋放出來的性器急不可待與燦烈相見,性器已經完全挺起了,粉嫩的柱身和較為淺色的頂端也讓燦烈感到興奮,他試探般親吻着白賢的性器。

"啊啊啊...燦..."白賢不斷搖頭,雙手緊緊抓住燦烈暗紅色的頭髮,此時的白賢像是失去語言能力,只能不斷呻吟和呼喚着對方的姓名,
快感的波浪逐漸把白賢僅剩的理智淹蓋,燦烈看到眼前色氣十足的白賢,實在按捺不住想要玩弄他的念頭,因此燦烈進攻般的舔着白賢的柱身,從頂端慢慢滑落到陰囊,然後温柔的把整個囊袋含進濕潤的口腔,並發出”啵”的聲音,但是白賢咬着自己紅腫的嘴唇,堅決不呻吟,因此燦烈決定施展渾身解數,他含着白賢的性器,長度適中的分身透過濕潤的口腔滑進喉嚨,"燦烈!!!"完全沒有預料到燦烈此舉的白賢連忙捂住自己紅腫的唇瓣,燦烈靈活的舌尖在性器的頂端上打轉,稍微用力就能聽到白賢壓抑不了的呻吟,燦烈放輕了動作,但是卻把白賢整根性器完全含着,並且作出深喉,此時的白賢不斷吵鬧掙扎着,阻止燦烈進一步舔弄自己,燦烈不以為然,他收緊口腔,在燦烈快速的吞吐下,白賢的身體劇烈顫抖着,全身的力氣像是發泄出來的濁液般被帶離身體,只剩下喘氣的力氣,

燦烈的嘴角還帶着白濁的濁液,他趁白賢毫無反抗能力之時,突然捏着他的下巴,強迫白賢吞下剛釋放的濁液。

腥澀的味道讓白賢緊縐着臉,被強迫吞下自己體液的白賢終於爆發了,"你他媽的!!!朴燦烈你夠了吧!!!有毛病啊你!!!"燦烈用手背擦了一下自己嘴邊仍然剩下的濁液,他一手反過白賢,讓他臉向牆壁,同時用強而有力的右手抓住白賢尚在掙扎的雙手,"今天怎麼這麼胡鬧?安靜一點好不好?乖乖的呻吟不好嗎?"燦烈無辜的看着白賢,並用剛剛脫下來的領帶綁著白賢的雙手"我操你媽,要是你被我操的話,還會這麼安靜嗎?"白賢側頭罵着燦烈"我還以為白白已經習慣了被我蹂躪,原來還是不行啊""你快點放開我!!!朴燦烈你最好今天操死我,要不然我以後不會讓你的日子好過的"白賢激動的說着,而燦烈臉上則掛着腹黑的笑容,"若然操死你的話,我會心疼的"燦烈温柔的凝視着白賢,然而臉上逐漸被冷酷的外表替代,"不過我一定會把你操得說不出話,畢竟你欠缺自制能力,不懂得安靜的話,就讓我來成全你" ,
"現在要開始了。"

燦烈把白賢上半身的衣服全部脫去,白賢只能像個木偶般任由燦烈擺佈,燦烈用膝蓋推了一下白賢的膝蓋窩,白賢反射性的跪在地板上,剛才高潮的餘韻導致白賢雙腿軟弱無力,咚的一聲雙膝下跪讓他吃痛,"你幹嘛?"白賢側過頭看着正在房間裏四處尋找着某樣東西的燦烈,
"白白你看,這是我前幾天買的潤滑劑,是你最愛的味道喔"燦烈興高采烈的說着,
"我最討厭這種味道,我最討厭你,我最..."白賢高聲呼喊着,"如果我是你的話,我就不會大聲吆喝,難道你忘了嗎?我這邊沒有隔音牆,而且現在隔壁有人喔,說不定他會聽到你的呻吟"燦烈大笑着,聽到這段話後,白賢臉色變紅,"你為什麼不提前告訴我?!!"白賢怒火中燒,心裏的羞恥感讓他很想大發脾氣,可是一想到隔壁有人,心中的怒火不得不被消滅,難道他要所有鄰居也知道自己是個受嗎?白賢是個愛面子的人,他才不會中計,燦烈玩味的看着白賢,捏着他的下巴揚言,"我有提醒你啊,可是你有聽我的話嗎?"

燦烈跪在白賢身後,手上沾着少許潤滑凝膠,接著撥開白賢豐滿的股瓣,冰涼的觸感讓白賢瑟縮着,晶瑩的凝膠從後穴流到大腿兩旁,
"啊啊啊好痛"生理痛楚折磨着白賢,久久未被燦烈"疼愛"着的後穴突然間難以承受異物的刺激,而且好像被一大群螞蟻爬行般,又痕癢又疼痛,白賢水潤的雙目被薄霧籠罩着,"寶貝,忍耐一下喔"燦烈含着白賢的耳垂,憐憫的看著滿頭大汗的他,別以為只有白賢因爲後穴擴張而疼痛着,燦烈也不好受,下體硬的發疼,飽滿的前端變成駭人的紫紅色,柱身上的青筋暴露着,而且今天的燦烈穿着牛仔短褲,下體與堅硬的物料磨擦着,疼得要命,燦烈很想直接把興奮不已的性器進入白賢不斷開合的後穴,但是他知道衝動行事只會令白賢受傷,而自己亦可能被白賢緊縮的後穴夾得進退兩難,到時候性器只會更加難受。燦烈一想到這便捂着下體,盡量按捺着自己的性慾,而右手繼續小心翼翼的擴張後穴。

“白賢,放鬆一點喔 “柔軟的腸壁讓燦烈著迷,他的手指被白賢的後穴深深吸吮着,溫熱緊緻的腸壁緊緊扣着燦烈的手指,每當燦烈把手指抽出來的時候,腸壁裏粉嫩的肉仿佛能被他帶出來,燦烈沒有即時抽插手指,亦沒有挑逗白賢的後穴,因為他想先讓白賢習慣,後穴帶來的劇痛讓白賢無所適從,他想捉住身邊的傢私,卻因為手臂不夠長,所以只能把雙手放在淺紫的牆壁上,漂亮的手掌放在牆上,手指關節亦因用力過度而泛起白色,燦烈的左手與白賢的左手十指緊扣着,此刻的白賢除了呻吟,再也無法表達自己的感受,稍微冰涼的牆壁與白賢敏感的乳首磨擦着,為他帶來一絲快感,這種快感猶如貓爪般撩撥起白賢的慾望,然而白賢的慾望之火越燒越旺,這種微不足道的快感完全不能滿足他,因此白賢乖巧聽燦烈的話,逐漸放鬆自己。

燦烈感覺到後穴漸漸放鬆後,手指才慢慢開始撐大,當後穴的擴張工作完成後,他抽出濕潤的手指,脫下自己全身的衣服,把性器頂在後穴前,剛從擴張中感受到少許快感的白賢在燦烈抽出手指後,頓時感到空虛,後穴想要被填滿的慾望越來越大,想要被燦烈操得下不了床的慾望吞噬着白賢,他大口的呼吸着,身上的温度變得灼熱,"燦烈..."白賢主動的左右搖晃着雪白的美臀,"接下來,白賢想我怎麼做?"燦烈不斷用性器拍打着後穴,"就像...上次那樣!!!"白賢不耐煩的說着,現在的他性慾十分高漲,"平常是怎樣做?事隔太久

了,我都已經忘記了"燦烈調戲着白賢,他當然記得上次是用什麼方法去幹白賢,但是燦烈想從白賢口中聽到自己想要的答案,因此他裝作不知道,其實早已在暗中留下伏線,等待白賢這個獵物逐漸走到自己設下的陷阱,一網打盡。

"我不知道"白賢害羞的面向牆壁,久久不說出燦烈心中的答案,有見及此,燦烈不作任何提醒地把性器狠狠的插進白賢的後穴,聽到白賢因爲後穴一時帶來的快感而發出滿足的呻吟後,燦烈便迅速的把性器抽離白賢的身體,"燦烈你..."白賢用哭腔說着,他似乎已經成為性慾的奴隸,"你不說出來的話,那麼我只好繼續嘗試,直到你跟我說,上次我是怎麼幹你的"燦烈半認真的看着白賢,雖然燦烈的性器已經完全勃起,但是他卻故意不進入讓自己獸性大發的後穴,他想看到眼前這個慾求不滿的人兒屈服在自己碩大的性器下,白賢知道自己說不過燦烈,所以只好屈服在他的淫威下"我...想要燦烈狠狠的操我"白賢一改常態,小聲的說着,"什麼?你說啥?我聽不清楚"燦烈把右耳貼近白賢顫抖着的嘴巴,"我...想要燦烈的...寵愛,想讓燦烈狠狠的操我"白賢把左手放在燦烈的頸上,親上了燦烈水潤的嘴唇,這次的接吻不像燦烈的那麼激烈,白賢只是蜻蜓點水般輕輕的吻着他,希望透過這個吻表達他對燦烈的愛,純潔無瑕卻又自卑。

"白賢,我愛你"話剛說完,燦烈便迫不急待的把性器插進白賢的後穴,"啊啊啊...嗯"白賢不想被隔壁鄰居聽到自己騷味十足的呻吟,所以他緊咬着下唇,不讓那些羞恥的聲音從自己口中傳出,"白賢,你別咬嘴唇了,你剛才不是喜歡大聲說話嗎?怎麼現在不呻吟了?"燦烈半坐着,接着把性器全部挺進白賢不斷收縮的後穴,然後把自己的雙腿維持肩膀的距離,由於物理關係,白賢的大腿被燦烈禁錮着,不能逃脫,而雙腿張開的角度亦被強迫的增加着,讓他難以抗拒燦烈的抽插,第一次嘗試這種體位,白賢只能被逼接受臨近高潮的快感"燦...燦烈慢一點,我受不了了""白賢的後穴好緊好舒服喔,夾得老公很爽"
燦烈把頭放在白賢肩上,一邊說着挑逗的話,一邊毫不留情的操着他,而燦烈同時捉緊着白賢的左手,右手則上下套弄着白賢半甦醒的性器,"燦...你...別這樣,會壞掉的"性器和後穴同時帶來的快感衝擊着白賢,他無力的靠在牆壁上,下身則讓燦烈繼續"疼愛"着。

白賢沙啞的聲音與二人發出的交接聲形成最美妙的旋律,在寧靜的客廳中回蕩着,"倘若白賢的粉絲看到自己喜歡的偶像也有這麼色情的一面,她們會怎麼想?"燦烈用右手掌以順時針的方向磨擦着白賢的鈴口,對着它又是一輪折騰,"啊啊啊我不行了,燦烈..."白賢眼泛淚光的側過頭看着燦烈,
"我的寶貝怎會這麼快就不行?剛才不是求我狠狠的操你嗎?我答應過你的事,一定會盡力做好"燦烈壞笑着,白賢的身體隨着燦烈不斷抽插的動作搖晃着,直到後來白賢也沒有力氣壓抑呻吟了,"燦...燦烈,慢一點"連聲音也變得支離破碎,白賢只能斷斷續續的說出完整句子,他急促的呼吸,呼出的熱氣拂過燦烈的臉頰,白賢額頭上滿是晶瑩的汗水,它們從額頭流到臉頰,然後下滑到鎖骨,胸脯,最後在腹肌上逗留着,濕透的髮絲遮蓋着白賢的雙眼,"白白真的要我慢一點嗎?"扶着白賢的腰,燦烈放慢了速度,但是惡意的重重撞擊着白賢體內的敏感點,前列腺被燦烈不斷地刺激着。

"唔...燦烈...不行了"白賢不斷搖頭,並且緊握着燦烈修長的手指,"白賢今天怎麼這麼敏感啊"燦烈舔着白賢身上的汗水,從腰椎向上舔至肩上,白賢的汗珠滴到地板上,"白賢的汗真多"燦烈逐漸加快速度,每一次抽插也針對着白賢的敏感點,"燦烈...別...這樣,我快瘋了"燦烈寵溺的撫摸着白賢早已濕透的髮絲,"啊...嗯...燦...我真的不行了""白賢,我們一起"燦烈挺直腰板,火力全開的抽插着白賢紅腫的後穴,右手亦加快速度套弄着他的性器"啊啊啊燦烈...""嗯"話剛說完,白賢便射了,而燦烈在數下抽插後亦邁向高潮了,他更用力的頂了幾下,確保所有白濁全部射進白賢的後穴裏,溫熱的白濁射在白賢的敏感點上,前後帶來的快感讓白賢的身體不斷顫抖,燦烈自己也在不斷喘氣。"寶貝好棒喔"燦烈慢慢從白賢的後穴退出來,陰莖的拔出帶動着後穴裏的白濁,屬於燦烈的體液混合着白賢的腸液,形成小泉,從緊緻的後穴溢出,拉出一條白線,緩慢的流到白賢的屁股和大腿。

"辛苦你了"燦烈吻着白賢,本以為就此結束的白賢,在燦烈再次進入身體後感到驚訝,"燦...你為什麼...""看吧你現在還能說話,証明我還沒有履行承諾,把你操到失聲為止""我那有說過這樣的話?等一下啦..."燦烈的性器比之前的尺寸還要漲大了一圈,"我會死的...""誰說做過一次後,我就會輕易放過你?邊白賢,你

明天還是請假吧"燦烈不斷索取着白賢,儘管他又是尖叫又是哭泣,也不能阻止燦烈這個斯文敗類,最後在白賢射出的白濁變的與清水無異之時,燦烈才放過他,而白賢也在無意識中昏倒了,在昏睡過去前聽到的是燦烈的道歉"對不起喔白賢,我太激動了"燦烈把白賢後穴的白濁清理乾淨後,便把他抱回睡房,然後去洗澡。

待白賢醒來的時候,已經是發生性事之後的第三天了,那天早上的白賢連坐在床上也感到十分吃力,聲音沙啞的像個老公公,喉嚨像火燒般的疼痛,一看到白賢醒過來的燦烈,連跑帶滾的走向房間,"白賢!!白賢!!你有沒有事?後穴還疼痛嗎?身上有沒有那裡不舒服?你知不知道你嚇死我了"燦烈緊握着白賢的手,猶如機關槍的提問讓白賢感到頭痛,"水..."白賢艱辛的吐出了一個字,燦烈迅速的把一杯温水給了他,"白白你乖,我現在去你公司替你請假,然後買白粥給你吃"白賢剛開口準備說話之際,卻被燦烈放在嘴巴前的手指阻止了,"你現在失聲,盡量不要說話,我請了隔壁鄰居過來幫忙照顧你一會兒,別擔心,他是我好兄弟,早就知道我們的關係了"從白賢的眼神中看出不安的燦烈,不斷安慰着他,然後向白賢介紹隔壁好兄弟,並向他交代了事情,白賢說了句速去速回後,燦烈便離開了公寓。

鬼疑的閉門聲讓白賢顫抖着,"初次見面,你好,我叫吳世勛,是燦烈哥初中時期認識至今的好兄弟,你可以叫我世勛"世勛温柔的說着,燦爛的笑容在白賢眼中卻討厭得很,白賢從來不會無故的討厭一個剛認識的人,事出必有因,接下來世勛所做的事,讓燦烈和白賢也悔疚一生,"三天前,你倆所做的事,我全部也聽得一清二楚,包括你的呻吟..."白賢驚慌的看着世勛,隱約感覺到他的意識後,他開始掙扎,此時世勛爬上大床,縮短與白賢之間的距離,然後他用膠帶封住白賢的嘴巴,並綁着他的雙手,接着世勛俯身接近白賢,並說"我經常想着如果我強暴了你,燦烈哥會跟我一起嗎?邊白賢,你搶走了我的一切,那麼這一切就用你的身體來償還吧"世勛冰冷的說話猶如利刃般刺痛着白賢的心,跟剛才在燦烈面前臉帶微笑的世勛相比,現在眼前這個才是真正的他吧!!世勛慢慢的靠向白賢,準備親他,而元氣大傷的白賢,只能承受世勛的蹂躪,並祈求燦烈快點回來...